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美

漢時冒頓爲單于數苦北邊高帝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

禮文代立
何有大夫

敬自出願

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
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
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
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單于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
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于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于餘里各居其邊爲旃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旃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所冠
漢氏冒頓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季布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萬衆因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

亦真

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
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
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
雲淺遺朕書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
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
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
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
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
一繡十匹錦三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

意謂者令肩遺單于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
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
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
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
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
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
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十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
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
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
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
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
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
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
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

善之也
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
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
蹀廼稼穡也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
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
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
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
趨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
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何遜而謀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
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
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
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
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
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
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跛行喙息蠕動之類

莫不就安、利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
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
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
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
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主客問所使、郭
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今單于卽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爲寇於漢邊。

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武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的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

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

削不爲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
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臣相難久之呼
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
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甘
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
月宣帝遣車騎都尉韓昌近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
金璽盤綬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祭軼十安車
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

被七十七襲錦繡綺殺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
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謂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宣帝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
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
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獲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嚼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上。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
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
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
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
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勢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如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邇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未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而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中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百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寤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北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光武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

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白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

紘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
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
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絕百蠻。
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
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效誠已達。何嫌而欲率
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
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
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
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劔
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

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
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
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
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
羗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羗夷爲吏耳目州郡
因此可得儆備令宜復如舊以明威防上處降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

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
 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
 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
 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
 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
 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
 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
 益爲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
 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越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較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朱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請兵疏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用任尚一
老年失
智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易獸之心
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
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
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
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
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
地降單于宣立三年亮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
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
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
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
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
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廷北單于創刈南兵又
畏丁令鮮卑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
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
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又新降渠帥雜
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
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遂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諸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收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脇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
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
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
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
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宋意上疏 夫戎狄
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
下強者爲雄弱卽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
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
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奏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述吾等，由是諸羌大

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爲校尉。諸
羗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
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
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羗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
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子述唐別與武威鍾羗
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
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
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羗大動。
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
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於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述唐伯父號述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述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

餘頭逃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于箠上以渡河掩擊逃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爲羗所攻於是義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逃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

和帝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拜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袁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

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然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

功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
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
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
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
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
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
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
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
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

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羗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祖高其價直嚴以
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
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
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
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
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
於海內臣恐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
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
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
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果近敦煌

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
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
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
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
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
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
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
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
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

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積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人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漢光武
自問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融知其將敗上疏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執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

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辰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順帝時隴西鍾羗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賊
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尚
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
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
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
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
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
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
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
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啻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叛羗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羗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皇甫規素悉羗事志自奮効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開羗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羗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宜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竊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戒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鷹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鷹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虞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

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
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嗚呼關西
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羗胡所
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
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
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
不足當禦讖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貪侵
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
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

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

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羗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桓帝時。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莫韃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羗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卽勒兵而出。軍吏

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
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
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與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威與恩
德。上馬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鑊八枚。與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
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
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與正身。繫
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
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
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
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
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
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
之效應劭駁曰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爲羣無君長之
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日
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
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

望也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四

大學衍義補

刑類

刑憲

總論制刑之義

彖曰：順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帝曰臯陶蠻夷猾亂夏寇劫人賊曰寇在外宄在內

曰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服罪五服三就五流五等象刑

宄者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罪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

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

惟大辟棄之公市官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

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平死聖人之仁

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

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

此念亦不
仁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孕婦郡中枯旱二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至益敬重所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寬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仗節歿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
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
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空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
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
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使吳後遷捕得伏法
會赦侯使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之事。蓋矜喜之心。生刑罰之所由不中也。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又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又曰。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臣按。禍亂之興。多起於民之干犯禮典。民神雜糅。妖誕肆興。則人心不正。而禍亂作矣。伯夷作秩宗。降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三典。播告

之修著爲格令使夫蚩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有所當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以各安其分而不敢瀆齊盟行僭禮舉淫祀習妖術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是則伯夷所降之典其禮儀等級雖非一端而折絕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於刑焉耳所謂折民惟刑意或在此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蔡沈曰舜命臯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臣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事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爲治專以禮教爲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不及焉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祗敬之心而制刑辟於已然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萊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

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卽康誥小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卽康誥大罪惟終之謂。

罪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爲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吳澂曰、刑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

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者用之不當、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臣按蘇軾謂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末造之世、使當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章爲廷尉、無此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栗、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求

其輕重之宜。隨世爲輕重。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
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
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
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
所在。蓋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

嗣世子孫

今往何監

視也

非德于民之中。尚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

受王嘉

善師也

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
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卽所當監。

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臣按

聖祖作爲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

十餘年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歷涉其中姦頑乃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頗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剗劓閹割之刑敢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由是觀之可見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刑蓋非得已也

以五刑糾

察也

萬民

一曰野刑上功

農功也

糾力

勤力也

二

曰軍刑上命

謂將命

糾守

謂不失部伍

三曰鄉刑上德

謂六德

糾孝

謂善事父母

四曰官刑上能

謂能其事

糾職

謂修其職

五曰國

刑上愿

慈慎也

糾暴

暴當作恭不恭者當糾也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之言，屏諸四方，惟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

禮記凡制

斷也

五刑必卽天倫

天理也

郵與尤同

罰麗於

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刑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玄曰。例是刑體。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光武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

不防侈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
破矩爲圓斲雕爲樸獨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
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
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定律令之制

舜典曰象以典刑

夏作禹刑

湯制官刑儆于有位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九十而歛之

臣按成周刑典之設既布于邦國都鄙又縣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誤犯也夫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顧乃深藏於理官法家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况愚夫細民哉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助也刑罰一曰宮

王禁二曰官

官

禁三曰國

城

禁四曰野

郊

禁五曰軍

軍

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間

巷門

鄭玄曰古之禁書亡矣今官門有符籍官府有無
故擅入城門野有田律軍有警謹夜行之制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
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
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臣按以五戒先後刑罰即唐宋之律而有名例
職制勅令格式之意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

附也

萬民之罪墨

墨制額而涅之

罪五

自劓

劓其鼻

罪五百官

丈夫劓鼻女子劓鬢

罪五百刺

刺其足

罪五

百殺

死也

罪五百若司寇斷獄繫訟則以五刑之法詔

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見于虞書，然未有其目也。著其目始于此。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擘之約次之。

宗殺戮官名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擯獄者，遇訟者以告而誅之。

吳徵曰：擯獄謂罪人之劫獄者，遇訟止，遇民訟也。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

語而不言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力正者以力強得正也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設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卽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修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執者較之今律斬殺戮卽今之人命律攘獄卽今之劫囚律過訟卽今之告狀不受律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刑足也罰之屬五

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刑死也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上下比罪無條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比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關

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者。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

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審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

也。

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而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胥聞之，國將亾，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其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著爲書，始于此。成周之時，雖有禁法，著于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于其所職掌。

未有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屬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篇章，分其事類，以爲詮次，則於此乎始。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攬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與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未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

以律爲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之文析言破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爲爵命之等破律雖以法律言然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刺經所作固以出蕭何之後也律之言昉於虞書蓋度量衡受法於律積黍以盈無銷銖爽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制羣情斷定請罪亦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書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以此爲訓
而猶有給
詩讀尚則

爲收帑

也

朕甚弗取其譏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緣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免爲廢人

具爲令

八編頌藥

卷八十四 刑類

七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後世以笞箠爲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

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者，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致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孝武卽位徵發頻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

姦軌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爲故縱而緩
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
網寔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
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相萬三千四百七十二
事

臣按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
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
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獨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臣按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讀者容或有所不逮。伏乞

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

只此
即之條

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於言意之表。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

成帝河平中詔曰。呂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

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獨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所謂奇請它比者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卽援輕比意欲其死卽引重例上不知其姦下莫測其故我

朝律文比前代爲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

用者矣。未聞有所增加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爲夫，取伏乞特下。

明詔如漢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三法司官，將洪武元年以來，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爲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例條，以爲一書，頒布中外，與

大明律並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救時弊或達民情則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于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之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臣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於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並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

八百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
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定律之至言也至其
子忠爲決事比請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
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
者蓋有補於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裴頠謂刑
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
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
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事二臣之言可以爲後
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經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轆裂之酷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

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
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
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
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
之爲書因隋之舊爲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
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
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
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
者箠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

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卽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人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

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等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臣按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采用卍頌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

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
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
六分爲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
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爲
釐正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爲
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爲四百六十析戶婚以
爲戶役婚姻分鬪訟以爲鬪毆訴訟廐庫一也
則分廐牧於兵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
式於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
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

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
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
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
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爲
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
司斷獄一遵

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

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
變改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

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臣按宋趙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毋假文飾以其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以爲今之律文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於隋也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

古今一律切考

今律爲卷三十爲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文皆卽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其罪該杖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卽了其義說者若謂

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

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誤爾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宗止

者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諜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爲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卽爲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

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伏讀

祖訓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爲證用以請之于

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所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爲。

八編類纂